

Happy
阅读



公主^冠无敌乱长安

GONGZHUWUDI LUANCHANGAN

桂圆八宝♥著



☐ 华文出版社

大唐开元盛世前的那段血雨腥风，无敌公主的传奇故事！





沐莲子，古斯国国王“捡”来的公主，背负着出使大唐的任务。没曾想出使车队遭遇神秘男人杀戮，莲子胸口也被捅了个窟窿。莲子被年轻的李白救起，跟着一支车队辗转来到长安。一觉醒来，她的梦中情人——车队里的大公子不辞而别。遭遇追杀的莲子被一个风流轻佻的男子所救，住到了他的豪宅里。

原来这个倜傥的男人竟是当朝皇帝的侄子——李隆基，而莲子的初恋情人是他的兄长，蔡王李宪！俏皮痞子公主颠覆大唐、搅乱长安。李隆基、李宪、李白，三个绝世男人的世界因她而改变！



ISBN 978-7-5075-2378-2



9 787507 523782 >

定价：23.80元



公主^冠无敌乱长安

桂圆八宝♥著 GONGZHUWUDI LUANCHANG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主无敌乱长安/桂圆八宝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5075-2378-2

I.公… II.桂…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20526号

公主无敌乱长安

著 者: 桂圆八宝

责任编辑: 李庆 彭雪 魏燎

特约编辑: 四喜 央

责任校对: 华一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s.com.cn>

电子信箱: hwcbcs@263.net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58336259 5833619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330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70千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075-2378-2

定 价: 23.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001

Chapter 01 乱长安

115

Chapter 02 塞北情

150

Chapter 03 皇妃策

214

Chapter 04 帝王恨

288

The end 小岛上的日子

293

Special 繁花似梦





Chapter 01 乱长安
LUAN CHANGAN

长安，北上长安。

在古斯国的传说中，长安城有美酒如池，有金银如海。
所以跨过了这片大漠，就是人间仙境。

风卷着狂沙打到脸上，每一步迈出去都觉得万分艰难。

这已经是第十一天了，似乎已经闻得到中原的酒香和脂粉的气味，
风沙却大得迷乱了眼睛。

一行车队由古斯国前往大唐，行程上万里，终于渐渐靠近了魂牵梦绕的长安城。

“国师，这再往前走，还有多远啊？”

老人回过头来看着年轻的将军：“没多远了，再走两天一夜，就该到了。”

“两天一夜啊……”将军长长地吁了口气。

黄澄澄的天空似乎永远都望不到尽头，那传说里梦境一样美丽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呢？

他正眺目远望，忽然听到“喀”的一声，车辙陷入了沙地里。

年轻的将军和一行侍卫纷纷下马，到车前查看。

这时候有少女从车帘后探出头来：“公主刚刚有旨，问车怎么不走了？”

“回禀公主。”有人高声回答道，“车陷在了沙地里，走不动了，要等这阵大风过去了才能上路。”

少女回过头跟车里的人说了些什么，一会工夫又回过头，“公主有旨，说‘滚你妈蛋，这种地方不安全，抬着走也得往前走’。”

被称做国师的老人咳嗽了一声：“你告诉公主，‘滚你妈蛋’是骂人的话，让她不要随便乱讲，等她见到了大唐皇帝，会被笑话。”

少女又回过头去跟车里的人说，过了一会儿又探出了头来说：“公主有旨，‘敢笑话老娘，让他去死’。”

不知道是风沙太大，还是别的什么缘故，所有的人都连声咳嗽起来。

年轻的将军捂着嘴，从指缝间流露出来的声音像皮球泄气一样。

少女低下头就能看到他的脸，忍不住轻声说：“连将军，你听，那是什么声音？”

将军以为少女是在嘲笑他，就敛了笑容抬起了头来，但是这一瞬间，他也听到了那种奇怪的声音，和着风沙，马蹄敲打着地面如雷震耳。

走在前面的人已经望见了一片片黄沙腾空而起，好像是暴热的天气里蒸腾而上的一层薄雾，那后面千军万马，直扑向车队而来。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

忽然国师高呼：“不好，有匪徒，保护公主！”

将军和侍卫们一拥而上挡在了车前，“哗啦”一声亮出了兵刃，那一行人马却完全不为所动，像夜行的狼群一样扑了上来。手中雪亮的长枪直刺前方，那些侍卫挡不及，当场被长枪刺穿。

最前面的侍卫如同被镰刀切过的麦子一样齐刷刷地倒了下去，一时间血喷如泉，染红了大漠黄沙。

“不好，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匪徒。”国师向那将军怒吼，“快带公主走！”

那匪徒中当头一人已经向公主所在的车马扑过来。

雪白的劲装 in 黄沙血海中依然纤尘不染，在半空中如同仙人滴降一般。

将军举刀抵住那人的攻击，抬脚往那马上一踢，他靴子上的马刺狠狠刺入了马的身体里，鲜血喷出来，那马嘶吼一声，拉着陷入沙土中的车拼命往前挣扎。

白衣匪徒一见情形不对，长枪横扫过来，想截断缰绳。

年轻的将军看自己的人一批批倒下去，在这些有备而来的屠刀之下如同菜板上的鱼肉，再耽误一会儿，恐怕连公主也不能够保全，拼着挨那白衣人一枪，用半边身体硬生生地扛起了车马。

那马正挣扎着，忽然身后一轻，车终于从沙土里挣出来，“呼”的一声就向前奔去。

白衣匪徒避之不及，竟被撞了一个跟头。将军扑上去压住了他。那人的武功远在将军之上，长枪一挺，自他胸前一穿而过。将军一口血喷

出来，却仍死死地抓住了他的长枪，令他不能脱身。

白衣人一脚踢飞了他：“真是贱人贱命！”

随手抓过自己的马匹，直冲着那车马追过去。

车马跑得再快，也比不上白衣人的宝马名驹，奔出数十里之后，眼看着距离越来越近。

车中的少女吓得大哭起来：“公主，公主，那人追上来了，怎么办，他追上来了，我们要死了……”

她长得俊秀美丽的一张脸，哭起来如同梨花带雨，抱着公主死不松手：“阿笙不想死啊……”

“滚……”公主被她缠得不耐烦，一手甩开了她。

“阿笙真的不想死啊，阿笙还小，只有十五岁……家里还有爹娘……”

“去死！”公主听她哭得心烦，“老子又比你强多少，好不容易弄了个公主当，还没得到什么好处就给发配出来……”

少女自窗子里看见那人已经靠近了车马，吓得人也糊涂了，反反复复地念着：“我不想死不想死一点也不想死……”

公主恨恨地想：你不想死，我还不想呢。但见她哭得可怜，毕竟还是不忍心：“把衣服脱下来！”

少女一呆。

“快，听到没有！”

“可是……可是公主，我是女的。”

“废话，难道我还劫你的色？”公主挥手抽了她一记耳光，打得她七荤八素，“他们不是普通的劫匪，是专门冲着我来，要是运气好，说不定会留我一条命……我们把衣服换了，你就能活下去……”

“可是那样……”

“哪里来的这么多废话，你不是不想死吗？”公主抓住她衣服往下一扯，又把自己的衣服胡乱套在她身上，少女本就生得俊秀，比她的样子看起来更像个公主，“记着，要是能活下去，一定要找到大唐的皇帝，把我那个破爹说的那些话说给他听……”

“可是……可是……”

“可是个屁呀！”

两个人正纠缠着那人已经逼到了近前，纵身而上，抓住了马的缰绳，从车窗将半边身子探进了车厢。

公主抄起簪子冲他刺过去：“你是什么东西，竟敢冒犯我们公主！”

那人一把抓住她的手，往后一推，她哪里敌得过他的力气，整个人倒在了少女身上，趁这会儿工夫，猛地把车门打开，抱着少女向车下跳去。

少女尖叫：“救命啊！”

那白衣人身轻如燕，捞住少女，提到车顶。

手中长枪却扎向公主，她只觉得胸前一阵穿心剧痛，那长枪已经扎透了自己的身体，她难以置信地盯着胸前那杆碧血银枪，抬起头来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

那白衣人俊秀绝伦的容貌就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

她终于双手一松，仰面从车上掉了下去。

车马呼啸而过。

大漠风沙重，一层层的黄沙瞬间就掩盖了她的身体。

长安，长安。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

梦里的长安是人间仙境。

要去长安，要见到皇帝，有太多太多的事，她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埋在了这万丈黄沙里。

头顶的天空一直都在动。

车铃声声入耳，清脆得像美丽的少女哼唱出来的歌。

天堂？还是地狱？

她睁开眼睛，又慢慢闭了一下。

“还好，活着。”钢针从她额头上拔出，抛在了银盘上，“叮”的一声轻响。施针的人哈哈大笑，“没想到我这三脚猫的手段，竟还救了一条人命。”

公主抬眼看到那个人，一头长发没有束起来，在腰间被大漠里的风吹得凌乱不堪，衣服已经破旧了，却因为星辰般闪亮的眼眸丝毫不显得狼狈。

虽然不像阎王，但有点像妖怪。

公主在心里暗暗地想。

“姑娘是哪里人，怎么大漠中就让人生生地给扎了个窟窿？你要知道，窟窿扎在胸前是活不了的，可不能让人乱扎……”

公主白眼一直翻到头顶上，要不是还不能说话，早已经破口大骂了。

“李先生。”旁边托着银盘的侍童轻声提醒，“一般被人扎到的，那都是不情愿的，没有人情愿让别人扎的。”

“我看未必。”那姓李的先生微微一笑，“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位姑娘即便不是情愿让人扎，也一定是做了什么要被人扎的事情，如此穿心一枪，不是有刻骨的仇恨，那就是有特殊的身份了……”

看着他渐渐凑过来的脸，公主心头微微一凛。这个男子看似放浪不羁的说笑和举止，其中似乎另藏着一番深义。

忽然有人在外面喊：“先生，李先生……我家主人请您过去一趟……”

那姓李的先生回过头：“这大风天让人在沙地里蹿来蹿去，他可真会使唤人。”他半欠了身子，往车下去，忽然身后被人狠狠踢了一脚，像粽子一样滚到了地上。

“喂，你这个恩将仇报的女人！”他从地上跳起来，气得指着她鼻子大骂。

公主休养这许久已经可以动了，慢慢地收回脚来，浓眉微挑：“哦哦，照你刚才那么说，即便你不是情愿让我踢，也一定是做了什么要我踢的事情，所谓屁股无罪，怀……怀什么来着？”

李先生哭笑不得：“是匹夫，不是屁股。”



姑娘

姑娘

怎么大漠中就让人生生的给扎了窟窿，你要知道，窟窿扎在胸前是活不了的，可不能让人乱扎……



先生，一般被人扎到的，那都是不情愿，没有人情愿让别人扎的。

我看未必。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位姑娘即便不是情愿让人扎，也一定是做了什么要被人扎的事情……



“你这个地方……”公主指了指自己身后，“长的是匹夫不是屁股啊？”

李先生呆了半天，忽然间哈哈大笑：“说得好说得好，我李白走遍大江南北，还是头一次看见姑娘这样的妙人，‘匹夫’长来是干什么的，就是为了让人踢的！”

他一跃下车，狂笑而去。

放浪的笑声一直到很远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敢笑话老娘没文化，等死吧你。”公主低低地骂了一声，见旁边侍童目瞪口呆地看着她，扯开嘴笑了一下，“看什么看？”

“呃……姑娘，李先生为了救你，三天三夜没有入睡，这已经是第四天了。”

“那又怎么样？”

“虽然他笑话你，但是……心里其实还是担心你的，你不要记恨他好不好？”

“救我会报答他，可是笑话我的人，我还是会踢他的。”

侍童又呆了一会儿，才轻声说：“姑娘，我一直在猜，你到底是什么人，衣服这么漂亮华贵，却孤身一人重伤被丢在了大漠中，是谁想置你于死地，你又为什么会招来这样的横祸，这是每个人都好奇的，并不单单是李先生会做出那样子的猜测。”

“我是公主。”

“哎？”侍童瞪大了眼睛。

公主叹了口气，觉得伤口剧痛，颓然地倒了下去：“骗你的。”

“哦，我说嘛，公主要是你这样子，皇上早就气死了。”

她轻哼，后娘养的公主没有听过吗？

可到底是什么人在大漠中狙击古斯车队？如此准确无误地找到车队所在的位置，也是熟知内情的人才做得出来的！

杀人灭口，劫走假公主，目的又是什么？

和国师、连将军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可他们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人，就这么惨死在乱枪之下，还有被劫走的阿笙，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只要一闭上眼，就是血染黄沙的种种惨状，夹杂着阿笙撕心裂肺的哭号声。

“我不想死，不想死，不想死……”

公主微微攥紧了拳头，血海深仇早晚有一天要向匪徒讨回来，而这一切，又怎么能说给这些不相干的人听？

已经傍晚时分，夕阳的余辉落在漫漫黄沙之上，有如裹上了一层金装。

人马停车驻扎，公主自车中探出头来，才发现这偌大的车队竟有上千骑，洋洋洒洒一直铺到了眼睛望不见的地方。

正暗中纳闷这群人又是什么来路，却见那被称做“李白”的先生大步走过来，本来俊美的脸上，一道道伤痕纵横交错。

侍童一见他就呆住了：“先生，你这是去猫窝里转了一圈吗？”

李白神色懊恼：“还不是你家那位少爷，这几天都不肯吃饭，你们李爷派了我去劝他，结果白白添了一脸伤。”目光一转看到公主立在车前，脸上的血色略微恢复了一些，就只觉得眉目如星似剑，不笑的时候唇边也有两个浅浅的笑窝，分外风流美丽，一时间竟看呆了。

公主瞪了他一眼：“看什么看？”

李白被她骂得“啊”地叫了一声，仰面倒在车里：“我这是什么运气，碰到的人个个都愿将仇报，早知道这样去当个坏人算了。”

公主却说：“我只见过挣扎着不肯死的，可没见过不吃饭的，还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坏事，才让人家抓了一脸伤。”

李白把头歪到一旁：“好吧，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救你，不该自讨这个没趣，不过姑娘，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说，大千世界，你没见过的事可太多了，长安殿三千六百一十八阶白玉梯，富贵人家以酒做水，以金为土，又怎么会在乎那两口饭吃。”

公主听得暗暗生气，一样的富贵人家，怎么她命就这么苦，没过上两天好日子就被那个破爹打发出来当炮灰，本以为长安是个好去处，结果半路上又被匪徒打劫。

“老子……”她话到一半又咽了回去，硬生生地改成了“我”，

“我挨过饿，知道那滋味不好受，但凡肯饿自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心里想着念着要吃饭的……但真的要吃，又让自己前两天挨的饿白费了功夫，所以劝人吃饭这件事，一定要给人一个足够的理由，一个漂亮的台阶下……”

李白眼睛一亮，猛地翻身坐起来：“真是好见识！”

“什么好见识。”公主翻了个白眼，“只不过你们这些大爷，没有哪个人是真的挨过饿而已。”

李白呆呆地看着她想，这美丽的少女衣服穿得这样华丽，举止言语却又粗俗得惨不忍睹，要说完全没有念过书，说起道理来却能头头是道，究竟哪里来的这样奇怪的人呢？

他跃下车来，向公主躬身一揖：“好吧，姑娘，你帮个忙，给我们那位少爷一个台阶下，好歹别让他饿死了。”

公主唇边两个酒窝深了一深：“小事一桩。不过你求了我，可就别把什么救命之恩挂在嘴边上了，老……呃……我不爱听那个。”

“好好好，我没有救过你，是你自己把胸前的窟窿长全的。”

公主“切”了一声：“你要不救我，说不定我就真长全了。”

李白被她噎得半死，白眼翻了两下才说：“我的好姑娘，你有什么办法快拿出来吧，李爷已经伤透脑筋了。”

“先给我杀一匹马。”

“哎？”

“再把这辆车拆了！”公主抬手一指马车。

李白被她气吞山河的架势吓了一跳：“你……你要干什么？”

“少说废话，你们那位少爷重要，还是这一车一马更重要？”

李白看了侍童一眼，侍童又看了李白一眼，迟疑着说道：“这事我得问问李爷。”

“快去快去，我的好心可一向都不长久。”

侍童一溜小跑往前面的车队去，听她说话，心里暗想，杀马卸车那也能叫好心了？他在一辆金碧辉煌的八驾马车前停住脚步，半跪下身，隔着金珠串成的帘子把刚刚的事情说了一遍。

那里面的人半晌没说话，忽然间一开口，便觉得大漠里风静花开，

万物无声，“任她去吧。且看她如何行事。”

侍童点头应声，“奴婢会替爷紧看着她。”声音清脆，十五六岁的人，却仍然带了一点点童音。

那李爷看他转头快跑而去，一手掀开了金玉珠帘，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漠暗自出神。再走三四天的路程就是长安地界，玉马金池的长安，重茂这样刁钻的脾气，这座城池可能容得下他？

而重茂那一颗小小的心，又能容得下这天下之大吗？

搞破坏本来就是公主最擅长的事，这次难得东西的主人亲自点了头，砸起来那叫一个痛快淋漓：“果然是胡杨木造的车，砸碎的感觉也比其他车子要爽口清脆！”

侍童呆呆地看着那一堆碎木头：“这车子的名字可不叫黄瓜，而且姑娘……你到底砸过多少辆车？”

公主砸得起兴，只当听不见他的嘲讽，拿了一块碎木闻了闻：“这个香味儿，怎么也得有三百多年了吧，你们可真是会糟蹋东西。”

李白和那侍童被她说得目瞪口呆：“你把好端端的一辆车给拆成这个样子，难道就不叫糟蹋东西？”

“说你们不懂还不服气。”公主转头看向那些兵士，“把这些木头都劈成五分长三分宽的木块，粗细一定要均匀，厚度要一致。”

那些人应了一声扑上来，半盏茶的工夫就把木块劈成了公主所说的样子，层层叠叠地摞成了半人高，在大漠里架起了火来。

这时候拣了最好的马肉洗净——本来该是用新鲜的羊肉，但此处没有材料，退而求其次。让跟随车队的厨子用盐跟酒腌了半个时辰，用蛋汁泡过，再拿葱姜入味儿，架到了火堆之上。

百年胡杨木烧出一股异样的浓香，等肉渐渐有了熟透的意思，和着木香、葱香、酒香，在车马间泛滥成灾，就像是春情荡漾的女子一般，任由大漠里的风将它送进每个人的怀抱中。

而那些清心寡俗了太多日子的热血男儿们，被“食色性也”勾引得一步步靠近过来。在火堆旁围成了一圈，要不是早就有主人的命令不许他们轻举妄动，就已经是一拥而上了。

天已经黑下来，就只见一团火烧在心里，烧得人坐立不安。

那香气越发的浓郁，好像是嗅一嗅就让人神魂颠倒。

最美丽的女人也不过就是如此。

那些人终于忍不住向火堆伸出了手来。

却被公主一把打飞：“想吃也不是不可以，但这世上可没有白来的好处。”

那香气充满妖魔般的诱惑力，引得人胡言乱语：“那姑娘你说怎么办，我们听你的。”

“唱个小曲来听。”

“哎？”那人伸着脖子一呆。

“听不懂我的话？”公主把腿架到板凳上，秀丽的脸上却是十足的流氓样。

那人下意识地望向侍童，那青衣小童一挥手，他急忙点了点头：

“好，好。”说着就有点犯犹疑，他不会唱什么小曲儿，半天终于吼出来一句，“男儿保国皆为家，家破人亡国安在，流血流汗不流泪，阵上杀敌万万千……”

唱得兴起反而收不住口，公主割了一块肉丢向他：“唱得好！”

那人反手用长剑穿住，大大地咬了一口：“好香，好肉要配好酒！”

“这歌唱得好。”李白笑着抄剑在手，“我也来凑热闹！”

只听他清啸一声，长剑挽成了一团雪花，轻吟且歌，直入九天：

宝剑双蛟龙，
雪花照芙蓉。
精光射天地，
雷腾不可冲。
一去别金匣，
飞沉失相从。
风胡灭已久，
所以潜其锋。